

作家走读中梁宝龙百悦文创小镇·作品选登

老徐的解放街

应逸

老徐站在傍晚的残阳里，身影被拉得细长，他脚下的废墟上长出了一簇簇杂草，一只老鼠在草丛中窜来窜去。这个画面感，让老徐看上去有一种落寞、孤独的气质。

站久了，老徐就在十几平方米的范围内走上几步，脚踩到满地杂乱的瓦片，发出碎裂的声音，很沉闷。老徐没什么文化，七岁时去大司巷小学堂开蒙，没几年就辍学当学徒去了。尽管此刻站着的是他生活了一辈子的、却早已面目全非的店铺地基上，但他无力思考，只是一些模糊的、碎片化的记忆，在脑海 中挥之不去。

老徐的爷爷是在八字墙那边的山坑里长大的。年轻时，每月一次将自家种的、山上挖的山货和亲手捉的野味，徒步两个多钟头挑到城里的街上卖，换置一堆生活必需品挑回家。有一次，眼看天色都快黑了，却还有不少山货野味没卖掉，着急回家的老徐爷爷不得不便宜，倒担，给了一家小饭馆。回去的路上，他是越想越懊恼。懊恼得狠了，老实巴交的老徐爷爷灵光闪现：我也可以倒别人的担呀。就这样，老徐爷爷在城里上街租了一间小店面，除了卖自家的山货野味，还专门倒那些赶集没卖完的担。

到了老徐出生时，老徐爷爷不仅买下了上街的店面，还在武义巷买了两间老屋。在老徐童年的记忆里，每逢赶集的日子，他家就特别热闹。头天晚上家里就会烧一大桶开水，晾凉了摆在店里的柜台旁，那些进城赶集的乡亲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进门叫一声阿德叔，就可以免费喝个够。夏天的时候，还会煮一锅加红糖的绿豆汤，放在店铺的最里面，有老家的亲戚朋友来，就招呼到里面歇歇气，喝碗绿豆汤。老徐小时候去老家的堂叔家住过几天，全村的人都对他加倍的热情，恨不得把他爷爷的情，都还到他身上。

这条街改称解放街的那年，老徐十一岁。对这条南北走向、南低北高的老街，老徐的爷爷和父亲，一辈子都执拗地称之为上街、下街。老徐那时年少懵懂，乐于接受新生事物，和小伙伴们都喜欢叫解放街。隔了一年，老徐被爷爷托了人情到下街的裁缝铺当了学徒。十二岁的小孩，能学什么呀？也就是服侍师爷师娘，干干杂活。等到差不多可以正式学手艺时，整条街的私人店铺突然都不让开了。裁缝铺关了，家里的山货铺也关了，原本热热闹闹的老街，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。

老徐无所事事地在街上混了一年多后，被招进了国营副食品店。不用学手艺，不必服侍人，还成了拿工资的人，老徐很是兴奋了一段日子。临街的店面屋不能开店后，老徐就搬过来跟爷爷一起住。没几年爷爷过世了，这间让老徐一家从山里依变成城里居民的店铺，就成了老徐的天下。老徐结婚时，又

成了老徐的新房，分门立户后，慢慢地又成了老徐一家四口的蜗居。

那段艰难的日子，却也是让老徐时常回味的平静时光。晚饭后端出爷爷留下的老藤椅往空空荡荡的街路上一躺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背心和宽大的短裤，一手摇着大蒲扇，一手拿个搪瓷杯，感觉很是逍遥惬意。但好景不长，解放街在某个闷热的午后突然就毫无征兆地热闹了起来。满街的红旗、满街的标语、满街的人流，游行队伍你来我往，激昂口号此起彼伏。这样的热闹持续了几年后，解放街再次陷入了冷清，就如一个发羊角风的人，发完就萎靡不振了。

但冷清毕竟不是解放街的性格。沉寂如冬眠的解放街忽如一夜春风来，沿街店铺又一间间卸下了沉重的门板，五金店、服装店、杂货店、馄饨麦饼店都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老徐家的门也不可避免地一次次被那些找店面的人敲响，每敲一次，老徐心里的纠结就加深一分。店面出租有一笔不菲的收入，可一家四口搬哪住呢？武义巷的房子住着父母和弟弟一家，根本就挤不进去。思来想去，老徐索性提前办了病退，将店铺七腾八隔，硬是挤出半间店面，干起了爷爷传下来的老营生。

当一个个拆字出现在解放街时，老徐的心里无喜无悲、古井无波。老徐老了，家人很多年前就买了新房搬离了解放街，就他独自一人守着店铺，还在每个集市的头天晚上烧一大桶开水，晾凉了摆在店里的柜台旁。所以，第一眼看到拆字，老徐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：以后进城赶集的乡亲到哪喝水呢？

当街坊邻居们频繁地扎堆议论时，老徐从不去凑热闹。当各种各样的声音满天飞时，让老徐知道了这条熟得不能再熟的老街，原来还有他完全陌生的一面。永康的历史地标，永康城市记忆的源头，永康的龙脉、文脉，承载永康人乡愁的老街。老徐不懂这些，他只知道，与那些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商业街区表现出的冷漠、人情淡薄不同，解放街是充满温度的，街坊邻居是有人情味的，看似破旧的建筑是有生命力的，藤椅蒲扇搪瓷杯的生活是有味道的。

此刻，老徐看着不远处隆隆作响的打桩机，知道脚下这片荒芜了十来年的老街废墟终于迈出了重建的脚步，对此，老徐持乐见其成和谨慎期待的态度。那些曾经的热闹，曾经的冷清，以及曾经的一切岁月痕迹，都将被淹没、被掩埋、被遗忘。没什么文化的老徐，脑海里竟然回荡起一段不知在哪里读过的很烧包的话：荒芜若有灵性，断不忍心摧残那些斑斑驳驳的岁月骨架，风雨若懂人情，应不舍得浸透那一世辉煌寂寞散场后的无奈与沧桑，子孙若能体恤，才不至于无视那些从时光深处爬出来的平凡过往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八间店和百货公司

金慧敏

小时候经过解放街，印象深刻的就是下街的百货公司、新华书店、电影院、邮电局，再就是上街的八间店了。

八间店店面临解放街，就在健康巷口。八间店之所以叫八间店，是因为店面连着有八间，除了百货公司就算是一间较大的店了。店里商品从农具、炊具、山货、化妆品、布料、鞋子，到针头线脑、洗漱用品、学习用品。我所能想起来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，一应俱全，只不过款式比较落伍，讲究的是经济实惠。比如鞋子，就有解放鞋、方口布鞋、回力球鞋、塑料凉鞋。有一年，妈妈在这里给我买过一双我一直想要的护士鞋。这里所卖的化妆品不过是装在大玻璃罐里的面霜之类的，大家统一叫雪花膏。冬天的时候，妈妈会带个空的玻璃小瓶，经过八间店时，请店员用一片小木片挖两勺到小空瓶里。

而在下街十字路口的百货公司就不一样了。那里也卖百货，但那里所卖的百货总是要比八间店的高一个档次，当然价格也更高。如一把雨伞，八间店里还在卖黑色的长柄伞时，这里已经开始卖花色的折叠伞了，柜台上放着的布料也要比八间店的看起来更细腻、更上档次，花色品种也更多。我曾经很想要一辆百货公司里卖的26吋喷彩漆的自行车，穿裙子骑车时不会太尴尬。但这样的要求终究没敢张口，因为朴实的父母认为这种都是属于图享受的消费。不过，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妈妈心血来潮地从百货公司给我买了一双红色的雨鞋，4厘米至5厘米高的后跟，漆面是细密的白色波点，前面是系带的，那绝对算得上是一双时尚的鞋子，这让我在小伙伴中间小小地臭美了一回。那时的我只顾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，从没想过妈妈为什么给我买那一双奢侈的雨靴。等我长大后，我才多少有点懂了，其实站在柜台边想买这双雨靴的妈妈，想象的应该不是我穿上鞋子的样子，而是自己穿上鞋子的样子吧？谁不爱美呢？

总之，这小小的县城里，流行风虽然会晚一些，但终究会吹到，而最先迎风的自然就是百货公司。但是乡下人进城，更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八间店，那里的东西实惠又耐用。百货公司的东西看起来很上档次，但却不一定比八间店里的更实用。对于每一个钱都要精打细算的人家来说，花哨好看是不顶事的，实用耐用才是王道。所以，百货公司一般是追求时髦的男女更愿意光顾的地方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乡里男女订婚时，有一项仪式是扯布，如果亲事谈到这个环节就基本上是订下了。所谓扯布，是由媒人陪着，男方带上钱，陪着女孩子去街上扯布去。扯布要把男女结婚时要穿的衣服布料买好，买多少、买什么料，得以女方意见为主。所以去城里后，男方总想把女方往八间店带去，而女方却总想往百货公司去。总之随着媒人口中传出来的消息来看，这不是一个顺利环节。因为扯布没去百货公司，没按女方意思买上布料而闹掰的或者双方本来就不满意彼此，借此黄了的男女也不少见。

解放街纵贯老县城，从上街的八间店到下街的百货公司，差不多是从解放街的那头到解放街的这头，从朴实到时尚，如母体的胎盘，在满足小老百姓的生活所需的同时，也张开一扇让人对美和时尚生发更多新奇想象的窗口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总有一些东西会被人们所遗忘，那一片曾经的城，曾经的街道，被推倒空置的十年空白时光，总让我们怅然若失，只有那些曾经的记忆，证明那些远去的画面的确是我们曾经有过的鲜活的日常。当有一天，我们走在百悦文创小镇多业态，满满时尚风的现代化的商业街区时，还会想起曾经的八间店和百货公司吗？

（作者系永康市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老街的许多巷子里有井眼，这是灯塔前沿巷的老井，一看就知道很有年头。
楼美如摄于2008年

中梁宝龙百悦文创小镇 永康府
解放街 36万方国际综合体
0579-87016666
（面积表述为建筑面积）